

張大軍著

水蒙古現代史

附三島著圖

蘭溪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張大軍著

外蒙古現代史

第一冊

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出版

外蒙古現代史

全八冊

定價：新台幣玖仟捌佰元整

著者：張大軍

出版者：蘭溪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80號地下樓
電話：三九二二二五五—六

印刷者：長勝排字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80號（拈菴街）
電話：(02)三九二二二五五—六
郵撥：545288 長勝印刷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八九號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保證調換 •

郭序

張大軍同志，原習軍旅，不忘情於邊疆學術研究。曩余在新疆從事征剿俄建之新疆偽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叛亂組織時，大軍同志，即任職軍中，暇輒選錄有關邊疆軍政各方之檔卷，悉心研討。三十八年冬新疆陷匪，乃與一般義不帝秦志士，越帕米爾高原東返，整理舊稿，出版新疆之著述甚豐。今復就其歷年獲得外蒙古資料，復撰「外蒙古現代史」一書，即將問世，其用力之勤，用心之深，彌堪欽佩。

外蒙古位我國國防前線，其居住民族，爲我中華五大民族中之一偉大支系，現今在蘇俄脅制下成立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但我國已廢除資以獨立之「中俄友好條約」及其他有關文件，則外蒙古地方，當然仍屬我國領土，兄弟民族之蒙胞，更仍爲我中華民國之國民，此吾人不可漠視者。

大軍同志，將民元以來難爲國人所知之外蒙古變化情形，公諸於世，既提醒國人認識外蒙古，復由研究邊疆進而研究蘇俄，以爲國家規復大陸及籌邊參考，貢獻之大，可以想見，

故樂爲之序。

軍寄嶠

七十二年七月
於台北市

王序

吾友張大軍先生，曩在中興山莊與予共事多年。乃一允武允文之軍事家與邊疆史學家也。早年駐防新疆，捍衛邊塞，厥功甚偉。嗣又獲得新疆庫藏史料多種。爰於二十五年前編纂：「四十年動亂新疆」一書四十萬言。此書問世，聲譽鵲起，并受知於文壇耆宿前黨史會主委羅家倫先生，因被徵聘任黨史會要職，工作數載，所獲益豐。民國六十九年末，先生又完成「新疆風暴七十年」鉅著、都十二冊。先生不以不才爲固陋，曾數度向予徵序，終以公私蝟集，瑣屑相牽，未能應命，至今引以爲悵憾。歲初又連接先生來函，知其於「新疆風暴七十年」殺青之後，又著手整理「外蒙古現代史」一書。此書原稿早在先生新疆戍邊時；即已完成初編。浮海來台後，歷經三次補充整理。原書由清末民初，以迄宣統三年獨立、帝俄覆亡、民八外蒙古要求撤治，民十第二次獨立、民十二活佛逝世、在赤俄控制下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以迄一九四〇年、民國二十九年喬巴山憲法頒佈後，外蒙過渡到共產社會主義。

民國三十八年，中國大陸出現共黨政權，俄帝與中共爭奪外蒙古領導權。中共被排擠失

敗後，外蒙古一面倒向蘇俄，本書皆有詳實之敘述。時至今日，誠如作者所云：「外蒙古已不能視為獨立國，而是加盟俄帝的共和國。舉凡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無一不受蘇俄控制，無一不仰蘇俄鼻息。從表面上看外蒙古已由農牧時代逐漸進入工商階段，實則是俄帝對蒙胞肉體的摧殘，靈魂的戕害，血汗的榨取，人性尊嚴的毀滅。」俗語所謂：「以欺騙對靈魂，以暴力對肉體」於俄蒙關係可以見之。

大軍先生治學之專，執事之敬，為同儕中所僅見。其為學與做人也，不事叫囂，不為騷突，令人有藹然肫篤之感。蓋天性秉賦如此，不可以外務影響之也。先生研究邊疆歷史，業已馳譽中外，其著述取材，除在邊塞獲得之重要資料，又參考國家重要檔案與英、俄、蒙與共產極權國家之撰述，遠溯一九一二；近至一九八一年、都十五大章、七十餘節、一百七十餘萬言，并附有圖片二百餘幅。為治外蒙古史最詳實最權威之完整資料。不僅為研究邊疆史者必備之書籍，亦國內外大圖書館所應珍藏之典籍。當此共產主義邪說與共產制度日漸式微，而民主自由為人類欣欣嚮往之時代日趨開朗，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光輝亦復如旭日東昇。行見三民主義之新世紀即將來臨，而蒙胞之民族自決與回歸祖國之心願；亦必有實現之一日，則本書之發行問世，尤具有深長之意義，質之本書讀者；諒必有同感焉。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歲次癸亥二月二十二日辛巳

王大任

序於台北市木柵

周序

外蒙古（即蒙古地方）。屏蔽我國的北部，東南西三面與興安、察哈爾、綏遠、寧夏、甘肅、新疆六省爲鄰，北與俄國的西伯利亞接壤，面積凡一百六十二萬一千二百餘方公里，原包括喀爾喀四部及科布多、唐努烏梁海，在我國國防上關係極爲重要。

由於外蒙古北接西伯利亞，遂爲俄國（不論帝俄或俄帝）的侵略目標。

遠在公元一四八〇年（明憲宗成化十六年）伊凡三世宣布脫離蒙古統治建立國家後，便漸次吞併了蒙古在中亞的諸汗國而進佔西伯利亞的荒地，積漸侵至葉尼塞河流域而達唐努烏梁海及其附近諸部落，適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更東至麥嘉湖（即貝加爾湖）及其附近布里雅特蒙古之地，俄人乃常與國人發生互相貿易的行爲，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因由理藩院派監視官一員常駐庫倫，以資管理。至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廢監視官而改設駐庫倫辦事大臣二人，兼理中俄交涉事宜，清廷對於外蒙的統治權乃日漸加強，一切決定之權，都操之在我。但後因國勢陵夷，先後與俄訂有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塔城條約、伊犁條約

，使俄在我蒙古新疆地區都獲得了廣大的利益，俄的侵略箭頭，更不斷的深入。於辛亥武昌首義後，嗾使外蒙於十一月三十日宣布獨立，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皇帝。

民國既立，俄國在外交上迭對我作無理要求，並單方面宣佈唐努烏梁海爲其保護國，袁政府並未提出抗議，唐努烏梁海遂非我所有。旋中、俄、蒙三方面代表在恰克圖成立協議，俄承認中國在外蒙古的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袁政府乃冊封哲布尊丹巴爲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並在庫倫設都護使一員，在恰克圖及烏里雅蘇台各設副都護使一員，任由外蒙的自治存在。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俄國革命事起，對外蒙的控制較鬆，北京政府於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派徐樹錚爲西北籌邊使，親蒞庫倫，洽得外蒙撤銷自治旋內返。次年，帝俄軍官恩琴竄入外蒙，旅長褚其祥戰敗，我駐外蒙的官兵遂經西伯利亞返國。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外蒙乃第二次宣告獨立，仍以哲布尊丹巴爲皇帝。不久，蘇俄紅軍侵入，生擒恩琴，外蒙遂在國際共產黨指揮下或立共產政權，十三年（一九二四）更成立僞「蒙古人民共和國」，鐵幕低垂，其一切設施便鮮爲外人所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俄既利用中蘇友好條約，扶植傀儡式的外蒙獨立，後千方百計牽引外蒙加入聯合國，使外蒙與我的關係更陷入無比復

雜的狀態。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二月，我已正式宣告：外蒙資以獨立的中蘇友好條約及其有關文件，均予廢止，是外蒙仍爲我國的領土，自無疑問。惟在將來光復後應如何收拾，却爲一重要而困難的課題。當然，此應由研究外蒙瞭解外蒙近數十年來的實際狀況入手。

有關研究外蒙古近數十年實際狀況的書籍，雖有不少專家學者精心的著作，但均苦於資料不足，言不能詳。

張大軍先生殫精竭慮深究邊疆問題，數十年來如一日，既於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完成其「新疆風暴七十年」計十二鉅冊的大著，在研究新疆問題上提供其輝煌的貢獻，現復完成「外蒙古現代史」一書，運用中外各種資料，詳加剖析，都一百五十餘萬字，插圖一百餘幀，指出外蒙古不僅被俄視爲東方的戰略要地，而且爲其補給基地，在學術界又將有一突破性的貢獻，不言可知。從這書中我們感於：站在國防的觀點上，不可對外蒙漠然置之！站在整個中華民族的觀點上，更不可使外蒙脫離祖國的懷抱。

先總統 蔣公在手著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說：「外蒙這種傀儡組織，不僅不能代表蒙古民族，並且完全是蘇俄侵略中國和破壞東方國際和平的工具，絕對不能構成一個獨立自

治的國家。」又在「反共抗俄基本論」一書中說：「我們現在所處反共抗俄的地位，……乃是站在俄帝陸空權力的邊緣，民主國家海空權力的前線，我們是太平洋上最堅強的堡壘，我們也是亞洲有組織的反共力量的最大集團」。由這些昭示中，我們可以說：我們對於外蒙古問題的重視，固然是要鞏固我們的國防，尤其重要的，是要保障東亞及世界的國際和平。

茲當張大軍先生的「外蒙古現代史」一書即將出版之際，既佩其用力之勤，識見之遠，復慶幸在邊疆問題研究及國家重建外蒙的工作等方面，又有一豐富而具高度價值的參考資料，特拉雜的寫此短文以爲之序，並致賀忱。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

周昆田於台北市一枝齋

宋序

從前我曾讀過斯大林所著「列寧主義問題」一書，內容講些什麼，現在已不復記憶，惟其中有兩句話印象深刻，始終未忘，其一是當斯魔到集體農場訪問一位正在工作的農婦，他撩起破布裙子對斯魔說，「這就是我唯一的財產了。」在另篇講詞裏斯魔說：「蘇聯不要別人一尺土地，但是帝國主義想把牠的豬嘴插進蘇維埃花園一時也不行。」事隔四十餘年，事實證實這位農婦所說的話是真的，而斯魔所說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講詞，乃是百分之百的謊言。

揆諸俄帝對華的言行，遠者姑不具論，即自一九一七年彼等所謂革命成功算起，也無一非出於詭詐欺騙與陰謀權術，侵佔我國土、破壞我主權等等典型帝國主義的罪行。但在侵略行動發動之初，却偽裝為極為友善的態度，使國人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下，誤認誤信唯有蘇俄這個革命政權纔真正值得信賴。可是事過境遷，當其假面具一經拆穿，則其侵略的具體事實，使無可掩飾地暴露於世人的面前。

第一，乘拳匪之亂，俄軍進佔我東三省，事平拒不撤兵，俄人原先進兵本以「救命恩人」姿態，或以「保全中國自主」爲藉口，以盜名欺世。及至促其撤兵，則又提出種種特權要求，而其王子竟公然表示「俄國方面甚願直隸（今河北省）一省能劃入俄國之永久的獨佔的勢力範圍」，是其對華領土野心，尤其對華北之控制意圖，已昭然若揭了。

第二，蘇俄於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後，列寧和他領導下的蘇維埃政府，都曾先後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宣言表示決心廢除帝俄壓迫中國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專約、密約等。可是現行有關華俄邊界條約，是最重要的不平等條約之一，爲何蘇俄拒不廢除？自滿洲里到綏芬河和自哈爾濱到長春的所謂中東鐵路，蘇俄有何理由拒不交還？可見宣言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僅是宣傳，希望藉此騙得中國好感，其所實際非法獲得的賊贓，分毫不予吐出，不然民國十八年蘇俄何以竟用強大兵力，進侵我中東路沿線地方？結果還迫我作城下之盟，簽訂了所謂伯力條約？

總之，俄帝自十八、九世紀以來，詐騙與恫嚇兼施，侵略與蠶食並用，結果我西北兩邊領土被俄帝侵吞者達二百一十九萬七千餘方公里。今日蘇維埃聯邦的幅員佔世界第一，其自烏拉山以東的西伯利亞全部，以及新西伯利斯克以南的中亞部分，原來均爲掠自我國的領土

，而其自我國所侵佔的最後一部分土地，則爲今日的外蒙。

俄帝覬覦外蒙的念頭與其侵略西伯利亞的行動，雖略有先後，但其思想則屬一貫的。當其東進至貝加爾湖一帶時便已發現南北東西地理相關性的重要。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頗爲人稱道的尼布楚條約之中，俄帝即已對外蒙亟思染指。尼布楚條約訂立後，又亟思以通商名義，於尼布楚—齊齊哈爾—嫩江—北京一線之外，另闢經由外蒙，即自色楞格，經庫倫、戈壁、張家口而至北京之線，此線不但可將前者一百五十日的行程縮短爲七十日，並可深入蒙古內地，得窺蒙古的虛實，並連帶地發揮其他影響。其後俄帝得寸進尺，又逼滿清簽訂了恰克圖界約十一條。

這一界約造成我國很大損失。在版圖方面，喪失了色楞格河下游及貝加爾湖南岸交叉地區，約四十餘萬平方公里之土地，和包括三十餘萬蒙古人的五十餘萬人口。這三十餘萬的布里亞特蒙古人，後來經俄帝造成爲僞「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對於外蒙的所謂「獨立」，曾發生了積極作用。

在訂立此約時，主其事的策凌和圖理琛等因不諳地理實情，又使俄帝將額爾齊斯河上游以東至薩彥嶺之土地，包括阿巴斯河、畢雅河、喀屯河、額爾齊斯河、齋桑泊諸流域，即烏

梁海十佐領所轄、及科布多所屬阿爾泰和唐努烏梁海二旗地方佔去。這樣以來，俄帝在戰略上佔盡了優勢，它不僅由前述的兩條大道，直接長驅向北京貿易，同時也可經由這兩條道路長驅進軍北京，並使整個東北和華北都控制在俄帝掌握之中。

俄帝攫取外蒙，是武裝和賄買兼施，蒙奸和喇嘛都會被利用爲虎作倀。一些布里亞特蒙古人經俄帝訓練之後，潛入外蒙，作侵蝕宗教和破壞政治團結的工具，若干布族喇嘛分別在各地建立召廟，用以控制蒙民精神生活，更不時行使小惠，餽贈活佛左右親信，廣肆拉籠，俾使彼等致力於外蒙脫離中國運動。辛亥革命成功，幾名接受過訓練的喇嘛，私赴俄京，要求俄帝干涉中國政府在外蒙實行新政，放棄開墾蒙地，拒絕滿漢軍隊駐紮外蒙，提議俄帝承認外蒙獨立等對俄帝極爲有利的條件。當時俄帝政府迫於時勢，未能立即接受這項提議，但它認爲「喀爾喀內部情勢，本身並不會傷害我們切身利益，蒙古問題對我們所以重要，因爲它是一種手段，在解決我們對華其他政治問題上，是必須加以利用的。」話雖如此，俄帝還是於同年利用蒙奸鼓煽獨立，並藉口保衛俄領事館，派數營步騎兵進駐庫倫。俄帝乘間抵牾，終於煙幕掩護下侵佔了外蒙。同時並資助蒙奸大量武器，公開驅逐滿清官兵，推哲布尊丹巴爲蒙古帝國大皇帝。

僞外蒙宣布「獨立」後，俄帝竟以幕後主人自居，一切實權均由其操縱，所謂獨立僅爲俄帝侵略之藉口而已，其後雖經每次折衝，外蒙取消了自治與獨立，但在俄國革命中使外蒙蒙受重大損失，決心重回祖國懷抱，不久旋又成爲日帝與蘇俄之爭奪品。北京政府內政腐敗，對外無力，雖經徐樹錚籌邊之役，使僞蒙首領覺悟來歸，然俄帝之侵略並未因此而終止。

民國八九年時俄白黨謝米諾夫及恩琴在日帝援助下，佔據外蒙，蘇俄紅軍隨即起而與之對抗，十一年紅軍攻佔庫倫，白黨瓦解。我國政府抗議蘇軍進入外蒙，侵略我領土，蘇俄派越飛與加拉罕來華簽訂「中俄懸案大綱」，表示尊重中國在外蒙之主權，並承認外蒙完全爲中華民國之一部分。但在此同一年（民國十三年）的十一月間，所謂「蒙古人民革命黨」竟在俄帝羽翼下成立了僞「蒙古人民共和國」，一切均依蘇俄模式，一切均由蘇俄導演，成爲不折不扣的共產附庸政權。毫無疑義，這是蘇俄共黨繼承沙皇侵略工作的露骨表現。列寧和第三國際的甜言密語，都教這一侵略行動粉碎無遺

僞蒙自成立以來，徹底改變了舊有社會組織，在蘇俄紅軍全力推動下，完成了共產黨獨裁制度，把外蒙造成爲蘇俄在遠東一個鉅大的軍事基地。這一具有鉅大價值的戰略基地，不獨可以支援掩護蘇俄在西伯利亞一線上的一切軍事設施與行動，更能以高屋建瓴姿態完全控